

风雨同心

■王龙 狄伯文 杨兴灿



这是一个明丽的秋天，也是一个繁忙的时节。随着历史罕见特大暴雨退去，京津冀各受灾地区积极开展灾后重建，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，这支英雄部队动着风发，紧急驰援，遂行救援任务。

在刚刚过去的这场抗洪抢险救灾中，面对有仪器测量记录140年以来最高值的极端强降雨天气，第81集团军官兵义无反顾的冲锋姿态，全力投入抗洪抢险救灾行动，“佛山山大功连”“对空作战一等功连”“抗震救灾模范连”……一支支英雄部队动着风发，紧急驰援，遂行救援任务。

坐标：北京门头沟

今年的“八一”，对于飞行员孙柳杨来说，是最惊心动魄的一个建军节。

7月底，北京地区连降暴雨，门头沟区全区河湖水位暴涨，多处区域遭遇险情并诱发山洪，部分列车被困……“出动运输机4架赴门头沟执行救灾任务！”7月31日晚8时59分，某旅值班室接到上级命令。

“让我上吧！”一时间，官兵纷纷请战，各司其职：指挥组迅即研判形势，优化力量编组；机组成员细致分析地形，规划航线；机务官兵连夜检查直升机，装载救援物资；场站官兵紧急加注油料，实时监测天气变化……

夜幕降临，营区被车灯、路灯、探照灯映照得亮如白昼。官兵知道，在突如其来灾情面前，只有解放军早一点到达，乡亲们的心才能早一点安稳！然而，飞行员孙柳杨却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沉重考验。

8月1日5点08分，孙柳杨驾驶直升机按计划起飞。虽然做了精心准备，但飞至永安镇后才发现，实际困难远远超出想象：大雨之中云雾弥漫，能见度低，山区地形复杂，高压线密集……

机窗外白茫茫一片，无异于蒙着眼睛在高速路上开车。孙柳杨只好借助导航仪和有限的能见度，顶着特情风险缓缓前进。

可偏偏天公不作美，风雨突然加大，把仅有的一点能见度都浇没了。如果再往前飞进入山区，可能无法掉头，难以返场；即使强行闯入指定空域，也难以找到空投地点。经上级批准，孙柳杨只好驾驶飞机返航。

首次空投失利，尽管是缘于天气，孙柳杨的心情还是很复杂。一下飞机，他顾不上吃饭，直奔会议室和战友一起研判情况、商量对策。

领航员连续打了十几个电话，终于通过国家电网要来了任务地域电网线路分布图；副驾驶那占海一进门就抱着卫星遥感图像和带来的飞行数据，细致研究标定障碍物分布、高压线走势，一队就是几个小时，一口气标出百余个密密麻麻的潜在风险点；机务官兵抓紧时间维护战鹰，做好了放飞前一切准备工作……所有的努力目标只有一个，早点飞抵灾区！

上午9时30分许，气象室报告：“出现短时雨量小时间窗口！”孙柳杨驾驶战鹰迅即升空。

有了第一次的飞行经验，他的前期航程很顺利。等到靠近落坡岭地区时，飞行条件突然变得十分恶劣，能见度不足1公里，航路上的一条山谷走势越来越狭窄陡峭，最窄的地方不足100米。密集复杂的高压线透过云雾若隐若现，成为最大的潜在风险。

是继续向前，还是返场待命？此时，群众被困时间已经超过48小时，前方不断传来的求援消息让孙柳杨感到责任重于千钧。最终，他和机组毅然选择继续执行任务。

可是，若隐若现的障碍物和高压线依然威胁着机组的安全。领航员将整个上半身探出机窗，冒着风雨指示方位，“降一点，再降一点”“往左一点”“好，保持住”……全体机组成员高度戒备，密切协同，直升机不断调整航向姿态，从障碍物间穿梭而过，一点一点向着任务点挺进。

远远地，地面上那个救援十字圈和红旗，终于出现在孙柳杨的视野中。孙柳杨抑制着激动的心情，胸有成竹地悬停，开舱，空投，动作连贯，一气呵成——成功了，终于成功了！

看到这只从天而降的“吉祥鸟”，等待救援的老百姓翘首欢呼，奔走相告。这是北京地区第一支抵达灾区、第一个空投物资的空中救援分队。

望着四面八方涌来的父老乡亲，望着那些如同亲人重逢的兴奋眼神，孙柳杨情不自禁流下了热泪。

坐标：河北张家口

逆行，是家国情；逆行，是爱民心。逆行，既是军人的本色使然，又是军人的使命所系。

7月31日晚，结束了一天的训练，第81集团军某部连长王旭和官兵刚端起碗，就突然接到紧急驰援灾区的命令。官兵冒着疾风骤雨连夜开拔，上演了一场“风雨逆行”，赶赴受灾较重的河北张家口地区。

晚上10点多，军车刚下高速公路，眼前的场景让王旭大吃一惊：奔腾咆哮的山洪如同横冲直撞的野兽，将一人多高的石头冲得像个皮球一样左翻右滚，比碗口粗的大树被撕扯成白花花的木条冲刷而下，进村的道路遍地塌方、塞满渣石淤泥……

暴雨还在倾盆而下，水位还在迅猛上涨，3个镇子上万群众与外界失去联系，情况不明。作为架设机械化桥梁的开路先锋，王旭和战友们责无旁贷地成为打通道路、援救乡亲的中坚力量。一向沉稳的王旭此时也感到了压力。

正当车队加速挺进时，几棵折断的大树横亘眼前，把道路死死堵住了。

“树干太长了，挖掘机、装载机的铲斗都奈何不了！”操作手前来报告。

“把钢索套在树上，把它硬拉出来！”为了方便指挥，王旭带领几名党员骨干蹲在装载机的铲斗上，顶着滚滚洪流进行清障作业。

“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”王旭不停地挥动手势。一米、两米、三米……发动机发出沉重喘息，钢索绷得吱嘎作响，一场艰难的“拔河比赛”长达半个小时，阻挡道路的断树残枝终于被清理完毕。车队继续向灾区深处挺进。突然，一座长达几十米的断桥又横亘眼前。这一下，别说一般车辆，就是抢修装备，也无法逾越。

无人机立即冒雨起飞。透过航拍画面，王旭看到群山之间被山洪裹挟的

大片村庄，宛若座座“孤岛”。此时，临时架设军用桥梁已是唯一选择，但现场是否满足架设条件完全是未知数。

容不得多想，王旭带领技术骨干扛着侦测设备，拔腿就向断桥跑去。

上空是摇晃的电线，限制着架设作业范围；下面是湍急的山洪，增加了作业安全隐患。狭窄的道路上，桥梁装备展开作业的区域十分有限。但一想到还被困在“孤岛”上的乡亲们，王旭不禁血气上涌，今天哪怕是架一座“通天桥”，也得担下来！

“电线！注意电线！桥面不要起太高！”眼看正在升起的桥梁距离电线只有不到30厘米，王旭圆睁大眼睛向操作手下达指令。作业一直坚持到夜间。大雨未止，电闪雷鸣，官兵只能利用发电机提供的电力，在微弱的灯光条件下艰难作业。

虽然连续奋战，但王旭满布血丝的眼睛不敢有半点松弛。他紧紧盯住每一个操作细节，生怕出现任何一丝纰漏。山间雾气渐起，视野更加受限，官兵紧张地起吊、连接、推送……汗水和雨水流在一起，号子和呼喊混在一起。

“哪……”随着一声全力吹响的哨音，一个高举双臂打出的旗语，全身湿透的王旭传递出一个振奋人心的信号——桥，架通了。

这一刻，“支援桥”成了“救命桥”。救援力量源源不断地从桥上疾驰而过，向纵深挺进。王旭抹去满脸泥水，这才感觉到双腿已经酸累得发颤，但他顾不上休息，就带领战士们赶往下一个救灾点。

坐标：天津静海

8月7日，随着海河流域行洪过程持续，天津市境内永定河、大清河、子牙河等重点行洪河道高水位运行。

静海地处九河下梢，与上游众多支流水系相连。战洪峰、防洪灾，时间紧迫，任务艰巨。

接到抗洪抢险的通知时，第81集团军某部指导员孟祥熙正好在返回野营村的路上。他深知事态紧急，随即加快了前行的脚步。

翌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一声凄厉的哨音仿佛催征的号角，唤醒了沉睡中的官兵。

起床、打背囊、登车出发……伴随着第一缕阳光，孟祥熙和官兵一起踏上了驰援天津静海的征程。

军车在高速路上飞驰，孟祥熙恨不得立马抵达任务一线。临黄河而知中国，治洪水而兴国运。这位从小在黄河边上长大的山东汉子明白，一场洪水的劫难对于老百姓意味着什么。1993年，他的家乡枣庄就发生过特大洪灾，他在幼年时就感受过划着木盆逃生的恐惧。

经过长途机动，下午3时许，孟祥熙和连队官兵终于抵达天津静海大清河抗洪一线。漫无边际的洪水，早已吞没了堤坝对面的大棚和民房。望着被洪水淹没的正在抽穗成熟的玉米，一年的收成就要没了，孟祥熙知道这对乡亲们意味着怎样的煎熬。

身前是即将漫过大堤的洪水，身后是人民群众的家园。上级赋予的任务简单而明确：坚决守住这道防线。

保卫家园，就是保卫即将到来的庄稼收成，保卫乡亲们一年到头的劳动果实。

“一排负责装载沙袋、二排负责垒固堤坝、三排负责巡查管涌……”巡堤

查险、堤坝加固、管涌围堵、决口封堵，干部模范带头、骨干冲锋在前，一个个沾满泥巴的身躯、一个个肩扛麻袋的身影，与洪水展开了一场时间争夺战。

时至中午，气温逐渐升高，官兵的额头汗如雨下，但守固大堤的奋战热情丝毫不减。

一级上士史建主动申请加入党员突击队，担负最累、最重的垒排任务。直到累得腰已直不起来、再也举不动沙袋，他才挪到物资分发处，帮助大家清点分发物资。

列兵安世鹏刚刚连下3天就随队参加任务。在抗洪大堤上，尽管他身材略显瘦小，但铲土装袋、堆垒子堤一点都不含糊。“只要我们多铲一锹土，乡亲们的收成就多一分”，这个小战士的话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。

夜幕降临，地方电力部门紧急调来应急照明车，一盏盏明灯将防洪堤坝点亮。经过一天的高强度劳动，尽管官兵都精疲力竭，但没有一个人愿意退下。

这群钢铁一般的战士，还有什么完成不了的任务？孟祥熙浑身是劲，喊着号子和大家干得热火朝天，一只只沙袋凌空飞上越来越高的堤坝。

“不好，有管涌！”突然，远处的观察员大声呼喊。闻讯后，孟祥熙立即带着党员突击队向管涌点跑去。

“跟我来！”他的话音刚落，只见排长郝建林率先跳进齐腰的泥坑，寻找管涌点。

“管涌处口径约40厘米，水流速度较快，伴随泥土细沙涌出。”经过探查，不一会儿，郝建林就通报了管涌具体情况。

摸清了险情，孟祥熙随即组织人员从远处取土装袋，并运送碎石砂砾，围堵管涌。

装填沙袋、运送碎石、放置沙袋……官兵从近百米外送材料，体力消耗很大，战士们个个额头上布满豆大的汗珠。

由于持续进行高强度作业，不少战士掌心磨出水泡、手指破皮出血，但大家全都不顾辛苦仍在咬牙坚持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奋战，险情成功解除……

如今，灾情虽然过去两个月了，许多画面却像浮雕一样镌刻进孟祥熙的记忆：昼夜筑堤时，老百姓纷纷送来矿泉水、面包等，扔下就跑，战士们追都追不上；断电情况下，老百姓用柴火煮了面条、鸡蛋，硬要送给战士们吃；采购急需物资时，超市老板说啥也不要钱，官兵只能偷偷拍下收款码进行支付；部队回撤时，乡亲们举着“欢送亲人”的标语自发送行……

一张张风雨无阻的青春面孔、一个个冲锋向前的无畏身影，无论水里火里，地动山摇，战士们总会从远方赶来；无论岁月变迁，山河有难，军人永远是挺身而出的忠诚卫士，为父老乡亲守护美好家园。



长征

第5919期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中秋时节的河北省河间市，“青纱帐”一片碧绿，密不透风。由于今年雨水丰沛，沟沟壕壕中都积满了水，除去蝉鸣、鸟鸣和虫鸣之外，更多了阵阵蛙鸣，奏出一曲秋天的交响乐。登上民兵训练基地高高的靶挡放眼望去，不仅田野、道路清晰可见，古洋河和附近的左庄、柏桐、半截河等村庄也都进入视野。秋风徐徐，让人倍感舒爽。处处丰收景象，一片岁月静好，我的耳边却总是响起来自历史深处的军号声。

地处冀中平原腹地的河间，在抗日战争时期属于我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，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、厮杀的地区。1942年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，左庄村的一个“堡垒户”家中正在进行一次会议，主持会议的是八分区代司令员孔庆同。黎明时分，会议还没有结束，村外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，周围据点的鬼子和汉奸400多人包围了左庄！

孔庆同立刻组织突围，在靠近柏桐村的一道土埂前，遭遇敌人的顽强阻击。他身中数弹，警卫员牺牲。他一边摘下警卫员的两颗手榴弹，一边继续向敌人射击。子弹全部打光，孔庆同从容地把两颗手榴弹拧开后盖，放在身边，静静地等待着敌人。敌人一步步逼近，孔庆同出其不意甩出一颗手榴弹，炸得敌人血肉横飞。随后他翻身跃起，居然手持一把军号，一手叉腰站在土埂上，吹响了冲锋号。惊天动地鬼神的冲锋号声，响彻天际，敌人惊呆了。

当恼羞成怒的敌人高喊着“抓活的”，再次扑向孔庆同时，他拉响了第二颗手榴弹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
一声巨响过后，这位走过长征路的八路军指挥员倒在地上。他把挚爱的军号紧紧地攥在手中，军号上系的红色绸布，在晚秋的风中飘动，像一朵凄寒盛开的花。

孔庆同是河南省光山县沙窝（今属新县）人，1927年春，年仅15岁的他参加了农民赤卫队，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不久，商城起义爆发，农民赤卫队参加了起义，后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，孔庆同任司号员。从此，一把擦得锃亮、系着红绸布的军号不离身。那清脆嘹亮的冲锋号声，一次次让战友们热血沸腾，让敌人心惊胆寒。1934年11月，红25军遵照中央指示，退出鄂豫皖根据地，开始了长征。抵达陕北时，孔庆同已经成长为红军营长。但是，他仍然舍不得放下那把锃亮的军号。

1937年8月，中共中央决定，在日伪统治比较严密的冀东等地创建抗日根据地。孔庆同既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，又特别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，于是被派遣到冀东，参与组织发动“冀东暴动”。那一年，在丰润县腰带山一带的山村里，出现了一个走村串户卖篋子的商贩。这个小贩的特点是会说书，一边卖篋子，一边给人们讲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，把抗日的道理和英雄好汉的故事融在一起，让乡亲们听得入脑入心。小贩就是孔庆同，他以卖篋子为掩护，宣传抗日思想，组织抗日自卫会，培训军事骨干。后来，他又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。在多次战斗中，孔庆同都亲自吹响军号，指挥战士们攻入敌巢。1942年6月，在“五一扫荡”中，八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双双牺牲，孔庆同临危受命。当时冀中军区领导和孔庆同谈话，要他一定克服困，把队伍带好，打败日本侵略者，让冀中的老百姓过好日子。孔庆同从领导驻地出来时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他感激组织的信任，也感受到自己肩负的使命光荣而艰巨。那把跟随他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延安再到冀东的军号，如今又在冀中吹响。令人

痛心的是，仅仅4个月之后，他就血洒冀中。

柏桐村始建于明朝初年，最早的移民到来时，这里有一棵高大苍劲的柏树和一棵枝繁叶茂的梧桐，因此得名柏桐。自从孔庆同牺牲在柏桐村，他就成了活在冀中百姓心中的柏桐和梧桐。

我久久地伫立在柏桐村的村口，思绪翻腾。1938年冬，孔庆同与丰润县何家峪的农村姑娘张树芝结为夫妻，并生下一个男孩。孔庆同到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学习时，妻儿留在了部队。1940年上半年，抗战形势日益严峻。孔庆同担心妻子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给部队增加负担，于是给妻子写信说：“请不要再拖累部队，望携子回乡，自谋生路。”妻子接信后，理解丈夫的心情，再三谢绝了部队的挽留，怀抱婴儿，辗转回到娘家居住。谁知此去竟成永别。孔庆同牺牲的时候儿子不满3岁，他没有给儿子留下任何财产，就连一幅照片也没有留下。

当年孔庆同突围的村庄左庄，村边就是古洋河。走过村口的小桥，桥头上一处小小的菜园，菜园的篱笆上开满了牵牛花。来来往往的人们，无论男女老少都从容地享受着这幸福安详的岁月。我同一位骑电动三轮车的老人打过招呼，问他知道孔庆同吗？他停下车子回答我：“不就是那位会吹军号的八路军司令员嘛！”

我从左庄走到柏桐，又从柏桐走向左庄。村庄还是那个村庄，但一座座崭新的房屋、一扇扇绿色的铁门，已经辨认不出哪里是当年开会的院落。田野还是那片田野，但被“青纱帐”包围着的田间公路，居然装上了太阳能的路灯，整治得方方正正的土地上已经找不到当年烈士牺牲的具体地址。

但是我知道，那穿越时空的军号始终回响在冀中平原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城口

■胡红桂

翻开历纸，时间
倒回89年前
1934年的11月2日
阴云压顶，雾锁群山
城口重镇，碉堡密布
敌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横亘镇前
“突出去！”西进！
中央红军奔袭仁化，粤北的城口
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的勇士
夜伏草棚沟渠田埂，奇袭
丹霞山外，霞色
染透天边
跨越水东桥，入城，占领城口
铜鼓岭的惨烈血战
140多名红军战士，于此长眠
血染山岭，换来五万战友难得的休整
城口古镇的七天七夜啊
篝火的红，美过丹霞的灿烂

穿越时空的号角

■郭华

痛心的是，仅仅4个月之后，他就血洒冀中。

柏桐村始建于明朝初年，最早的移民到来时，这里有一棵高大苍劲的柏树和一棵枝繁叶茂的梧桐，因此得名柏桐。自从孔庆同牺牲在柏桐村，他就成了活在冀中百姓心中的柏桐和梧桐。

我久久地伫立在柏桐村的村口，思绪翻腾。1938年冬，孔庆同与丰润县何家峪的农村姑娘张树芝结为夫妻，并生下一个男孩。孔庆同到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学习时，妻儿留在了部队。1940年上半年，抗战形势日益严峻。孔庆同担心妻子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给部队增加负担，于是给妻子写信说：“请不要再拖累部队，望携子回乡，自谋生路。”妻子接信后，理解丈夫的心情，再三谢绝了部队的挽留，怀抱婴儿，辗转回到娘家居住。谁知此去竟成永别。孔庆同牺牲的时候儿子不满3岁，他没有给儿子留下任何财产，就连一幅照片也没有留下。

当年孔庆同突围的村庄左庄，村边就是古洋河。走过村口的小桥，桥头上一处小小的菜园，菜园的篱笆上开满了牵牛花。来来往往的人们，无论男女老少都从容地享受着这幸福安详的岁月。我同一位骑电动三轮车的老人打过招呼，问他知道孔庆同吗？他停下车子回答我：“不就是那位会吹军号的八路军司令员嘛！”

我从左庄走到柏桐，又从柏桐走向左庄。村庄还是那个村庄，但一座座崭新的房屋、一扇扇绿色的铁门，已经辨认不出哪里是当年开会的院落。田野还是那片田野，但被“青纱帐”包围着的田间公路，居然装上了太阳能的路灯，整治得方方正正的土地上已经找不到当年烈士牺牲的具体地址。

但是我知道，那穿越时空的军号始终回响在冀中平原。



黄山霞云图（玲瓏彩泥板画）

侯恩人作